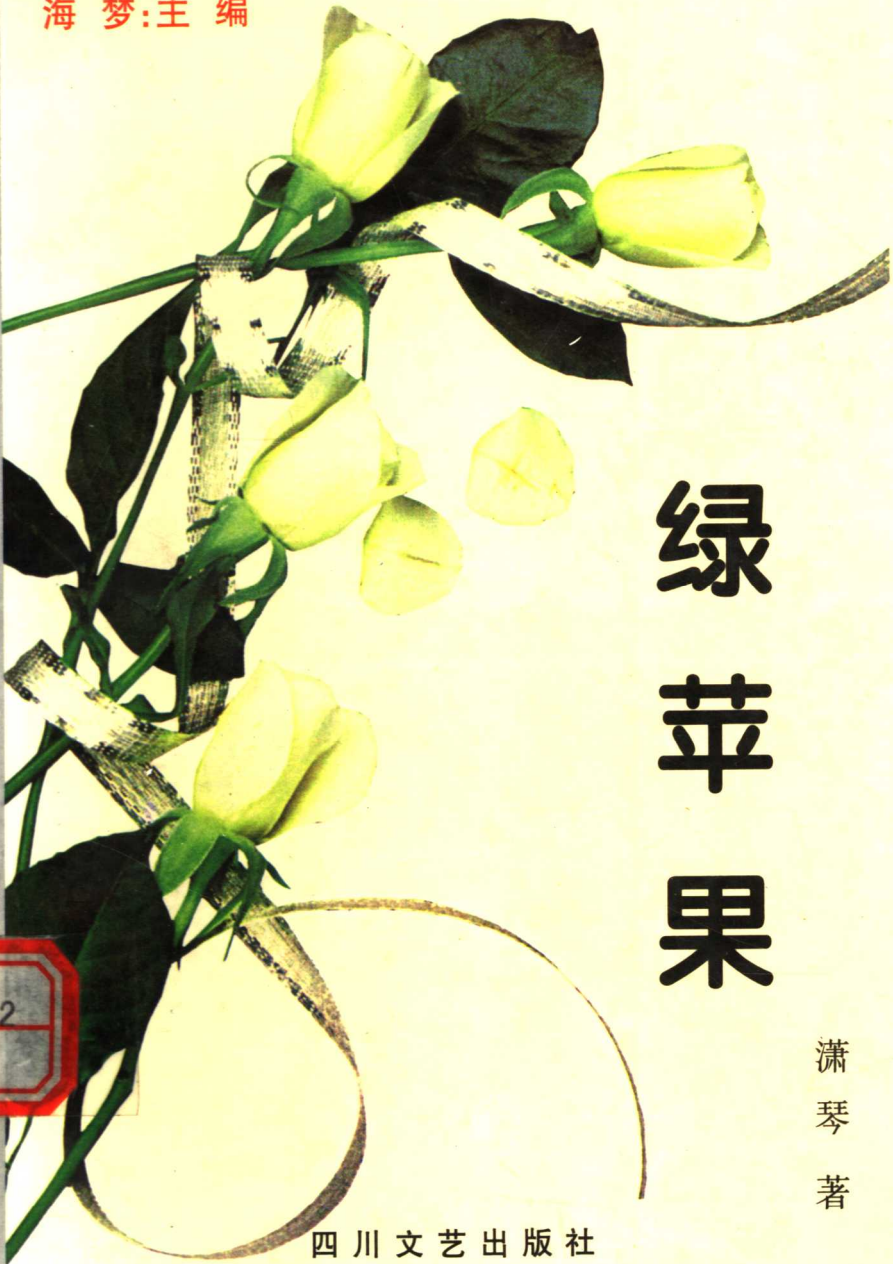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梦:主编



绿苹果

潇琴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I247.52/7

绿 苹 果

蒲 琴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07 号

书名:绿苹果

著者:潇 琴

出版: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:6.25

字数:135.2 千

版次:1998 年11 月第一版

印次:1998 年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刷:成都白马印刷厂

印数:1—6000 册

书号:ISBN7—5411—1743—9/I·1529

定价:9.80 元



潇琴,1962年生。1982年发表作品,1988年在鹭江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《袈裟情缘》;1993年再版并在台湾新潮社再版更名《弘一法师传奇》,同年在鹭江出版散文诗集《忧郁的美丽》;1995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爱情无童话》等。文学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(海外版)、《散文百家》、《短篇小说》、《星星》、《香港文学报》、《菲华时报》、《联合日报》、《世界日报》、《福建文学》、《福建日报》、《海峡》等等海内外数十家报刊。曾获武汉全国作家作品陈列馆作品收藏证及小说佳作奖证书;福州《榕树》全省散文征文优秀奖;菲律宾征航文艺社与《泉州文学》联合举办的散文大奖赛二等奖;泉州市报告文学大奖赛一等奖;历史中篇小说二等奖;散文诗一等奖;诗二等奖;第二届(1990—1995)青年文学奖等奖项十多次,作品入选二十多种选集,创作状况收入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、《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》等。

1

鲁英扎着羊角辫，穿着蓝花背带裙坐在小马扎椅上，双手托腮，不动声色地将父亲的身影收拢，妥妥贴贴地安放在眸子里，很是沁意地望着父亲的嘴巴一张一合地变化着，好像变魔术似地变出许多故事，故事中所有生命的气息都散发出活泼与神秘。她听得耳朵热乎乎的，像在蒸气里蒸过似的，舒服得有如母亲在太阳底下为她挖耳聒。

思宏在女儿面前毫不含糊地回忆着，那一天，太阳特毒。一马平川的田野跃动着蒸蒸热气，毛桃子像抽了浆似的皱着眉眼，狗儿耷拉着舌头，哈哈地喘着粗气，嗅着尘土腐朽的气味。

二鬼子带着十几个小日本端着新式武器，把思宏和其他十来个“土八路”打得狼狈逃窜，狼狈逃窜是贬义词，然而此时此刻用在他们身上却很形象。“土八路”的队伍像《沙家浜》里胡司令唱的一句唱词：“十几个人来，七八条枪。”这枪的级别

属于鸟枪级，当然比不上小日本的手枪步枪机关枪，但无论如何比打狗棍强多了。武器上的悬殊，“土八路”成了过街的耗子，在声声追杀中简直如鼠窜一溜溜地钻进一户人家的宅院里，过家家似地夹着尾巴关上了大门。而后庆幸脑袋还挂在裤腰带上，摸一把仍然热血沸腾，太阳穴上的血管怦怦地跳。有生命就有戏唱！这光景，唱戏不用搭台，不用导演。他们守卫着大院，谁先进来就让他尝尝老子鸟枪的厉害，当然谁先出门也必壮烈在机关枪下。

“土八路，出来，缴枪不杀，皇军有赏，大大的！”二鬼子在墙外嚷着，像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动作一个比一个美丽。

“缴了枪杀的更顺溜，缴你娘的屁！”土八路气呼呼地骂着。骂声里穿梭着死亡的色泽。生命被小日本轻易地篡改，真是一种耻辱。

“皇军说了，一人缴枪，全家享福。”二鬼子又在搞攻心战术，像野兽流着慈祥的泪。

“享你爹的耳朵，没了鸟枪怎么操蛋？看你们能折腾到什么时候！”土八路抖着汉装躁热的骂着，他们分明触摸到了死亡的温暖。

“二鬼子真他娘的不是个玩艺，胳膊弯子往外拐”，思宏一讲到二鬼子就来气，这些没灵魂的东西不认祖宗，帮着日本鬼子出馊主意，点着一把火扔进院子里，把院子里的一大垛玉米杆子点着了，“土八路”被烤得不是个人滋味。思宏打着比方：“像烤烧鸡似的，身上都流出黄油来了。”讲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望一眼自己的皮肤，鲁英幽默地调侃“炎黄子孙的油能不黄吗？”思宏说，“我都听到滋滋的烧烤声。”鲁英瞪大眼睛仿佛看到遥远的院子里烤着十几只巨大的烧鸡。兀地，她惊恐地大叫

一声。望着眼前的父亲，她回过神来。

鲁英知道爸爸不会死，死了就没有她的今天。

思宏嘿嘿地笑着，很有侥幸的意味：“我那时才十八岁，还没有个续香火的，不想就这么壮烈了。”

鲁英不在乎爸爸是否有个续香火的，急着催他继续讲历险记。

思宏余愤未消地告诉她：“游击队队员一个劲地操他小日本的，操得嘴巴干了，水缸里的水也喝光了。就这样等阎王爷派小鬼来收尸？这不太冤了吗？我媳妇还没说上呢。”这时思宏显得很恼火，一副商人斤斤计较的模样：“这不是想让我断子绝孙嘛，我怎能轻饶了他们。”他呼出一口恶气，接着说：“这时，玉米垛子烧得差不多了，他爹的耳朵，二鬼子仗着土生土长人文地理熟悉的资本，不知又从哪儿抱来一捆又一捆的玉米杆子往火堆里扔，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要赶尽杀绝吗？”

鲁英忍不住问爸爸：“有没有谁被先烤熟了？鬼子敢吃人肉吗？”

“傻孩子，比吃人肉还坏蛋，烧杀掠抢是那个那个无恶不作。”思宏终于在那个的后面找了一个恰当的词。接着他又说道：“你有一个二爷的媳妇，被他们抓去，小日本们馋面条吃，他们用一根铁丝绑上铃铛，穿过她的奶头，擀饺子皮的时候，一摇一咣当，他们就龇牙咧嘴地淫荡大笑。你二奶气不过，举起擀面杖向小日本头上敲了下去，结果被轮奸后一刀捅死了。”他讲述得既沉重又伤感，一脸的暮色苍茫。他接着痛苦地回忆说，“村头有个小子刚断奶，长得多稀罕人，却被他们用刺刀插进屁眼里高高举起，疯狂大笑逗乐子，你说还有点腥味

儿吗？”他稍停片刻说着：“唉，所以呀，我们不能当亡国奴，要起来抗战解放全人类，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，看谁胆敢来侵略，我们要时刻备战备荒为人民……”他说着说着跑了故事，变成了说教，真伤鲁英的脑筋！

鲁英说：“爸爸你现在是爸爸不是政委，快讲故事呀你们怎么办？有没有人哭？就这样死定了？那还不让小日本高兴死了。”

思宏说，“哪还顾得哭鼻子，天皇皇，地灵灵，就盼老天下场大雨。”

“老天爷怎么还不快来救你们？”鲁英急着问。

“我一抬头看天空，瓦蓝瓦蓝的没有一片云彩。老天可能刚睡着。”

“那可怎么办呢？想死得潇洒点挥挥手道别天上的云彩都不可能了。”鲁英知道爸爸爱好诗词，首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，再者是唐诗宋词，徐志摩之流也不排斥。

“别伤心，吉人自有天相。此刻远处传来了叭勾——叭勾的枪声，真是绝处逢生，增援部队来救我们了。他们先将拿机关枪的小鬼子一齐打倒，剩下拿手枪的鬼子头和二鬼子我怕他个屁？”思宏显得很英雄，尽管他刚才很有可能有点怕，并且思绪迭宕起伏。这时他爬上院墙，瞄准慌作一团的鬼子，找到他们的小头目，朝他的裤裆“叭”的一声点了一颗钢崩豆，紧接着小鬼子的裤裆里流出了血，操他妈，我叫他断子绝孙！思宏骂得很解气，所作所为有一种土匪的气息。此时仿佛一种门弟精神、商人的计较，农民的意识、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他江湖海般的脉管里跃动着，也溶入了他的钢崩豆。这小鬼子差点让他与大地溶为一体，他可不咬牙切齿耿耿于怀？

思宏和十几个“土八路”死里逃生，经受了誓死不投降的考验，受到了游击队党组的肯定，这十几个人一律入党，成了这一带骨头都是红的“共匪”。

思宏是怎么从“土八路”摇身一变成为解放军的，而且很快地名字后面带个长，放屁比人响。那是南征北战时，他们这一小撮“土八路”被正式编入野战××军××师，从北到南一路打下来，……渡江……战上海……打厦门……他时常从箱子里拿出几块金牌牌和银牌牌告诉孩子们，是从哪个战役得来的，很有缅怀和炫耀的意味，并将打仗厮杀的情节讲得有声有色，孩子们像小老鼠似的听得吱吱歪歪乱叫。思宏参加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在厦门市，解放后军旅生涯的第一个起点也是厦门市，于是厦门市是他们这个部队也是思宏本人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。

这时思宏已经在地球上转了24个大圆圈，从班长升为排长，真正意义上从农民变为革命干部。他扛着肩章，顶着大盖帽，脚蹬上海牌尖头三节皮鞋，国字脸上洋溢着一副十足的帅哥神气。这时全国上下莺歌燕舞。当地的文工团时常与部队联欢跳交谊舞，思宏无师自通很快进入角色，舞姿优雅潇洒！再加上他一脸英气以及高挑的身材，震得文工团的女演员们水波儿眼一眨一眨的，不时地表示一点爱情，芳心自然是东摇西摆不能自持。这前途无量的小军官背后背着一打战功，虽是小小的排长，岂是等闲之辈？他像民歌中唱的“哥哥你真真迷死个人！”何况此时街上流行“美女爱英雄”。

思宏感慨如何他一概缄口不言，不用他自吹自擂，从他的历史照片和妻子玉兰吃醋的口吻中便可略窥一斑。全家休闲的时候玉兰翻出一打姑娘的照片说：“你们看，这些女演员多

俊，这个扎着一双黑亮的大辫子，额前还一卷一卷的，敢情是拿火钳烧的，大眼珠里都有你爸爸。”

“没有，眼珠子里没有爸爸。”鲁英肯定地否定。

“小孩子没眼神。”玉兰坚持着，很认真。

鲁英终于相信妈妈很有眼神，无形的景象都能看得透彻。置身于人格平等的家庭总是充满了幸福和欢乐，以及灵敏的思维和智慧。玉兰继续说：“再看看，这个烫了个飞机头，像大明星，还有这个……”她如数家珍地排列着，以其说是给女儿听，不如说是给丈夫听。眼睛不时飞快地瞟思宏一眼，极想洞察他的心思是否有点儿活络。

思宏总是调侃地一笑：“都是凡胎人气，哪来的那么多风景？你不喜见她们就烧了，人家和我跳跳舞送张照片作个纪念，早叫你烧你不烧。”这时的思宏作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。

“哪能呢，烧了你心疼得慌？”玉兰绝对不会说，“你怎么不自己烧？”将丈夫逼上梁山不是她独特的风情。因为她永远明白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。玉兰常是一语双关，富有机智像小品中精妙的道白。

“看你说的，嗤。”思宏很有一点孩子气的望着玉兰笑了，舒展着长而不煞的两道剑眉。他一惯很少哈哈大笑，总是“嗤”地一声，情不自禁地抖动着身躯笑着，快乐的眸光，让人感到是发自内心的深处。阵阵涌出的笑声，有如打开啤酒瓶那往上冒的气泡儿无法按捺住的样子。鲁英老是担心他左脑壳上一处银币大小的凹陷太薄，脑浆会流出来，然而她的担心总是多余的。话说回来，这时的思宏最有内容，他的眼光却不由的停留在扎两条大黑辫子的女演员的照片上，这个小动作被鲁英尽收眼底。

“爸爸你最喜欢哪一个？”鲁英出于纯粹的好奇问道。

思宏好笑地注视着女儿：“小孩子怎么也穷掺合？内外夹击，突围是本。我要上班去了。”他说着，披上外衣准备出门，扣钮扣时发现襟前被烟火灼了一个洞，玉兰要他脱下来缝好再走，思宏说来不及了，玉兰一时也找不到一片军装补丁，见桌上一只绿苹果便突发奇想削下薄薄的一片，用针线缝在军装上。

“去开会吧，等下班回来再找块布好好缝上。”玉兰咬断针线说着。

“还真能以假乱真，天衣无缝，你真会耍小聪明。”思宏边说边出了门。他走起路来很特别，远远看去有轻微的一颠一颠的感觉，虽然近前不是显而易见，只要在数百尺之遥看见他那高瘦的身影，玉兰一眼就可判别出那就是思宏。

玉兰站在门口扯了扯思宏上北京开会时带给她的卡基布上衣，望着思宏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爸的腿是渡江时挂彩的，脑壳伤疤是战上海时留下的纪念。光档案就记了十四个功。”玉兰说着，返回屋里望着相册中扎着两条黑亮长辫子的姑娘对鲁英说：“这一个姑娘你爸可是真看上了。他专门请假带上照片回了一趟家乡。他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脚女人，说是个唱戏的，蜂腰、细腿，那细腰儿将来挺大肚子时能直得起来吗？瞧瞧油头粉面的，不像干活过日子的模样。他娘像选牲口一样横挑鼻子竖挑眼。你爸是个孝子，就忍痛割爱。他娘就稀罕我，将我介绍给你爸，他也没说愿意不愿意，当面送了我一条围巾一盒胭脂一盒雪花膏，就一去三年没音讯。第四年他给我来了一封信，说家里叫他回来结婚。”

这是1955年的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，思宏打好行装直奔

主题，踏上了回家娶媳妇的路程。

思宏出生于山东即墨城边一个地道的农民之家，曾是名门望族的后裔，世居县城。唯独他的曾祖父屡试不中，成为永远的长衫秀才，但他精通诗书喜好孩童，便设私塾让城里城外的孩子们成为他的门生，以“好为人师”聊以自慰。一日，一门生捧一瓦罐侍奉在前，说这酒是爹妈让他孝敬先生的。曾祖父即刻被浓郁的酒香吸引，忘了斯文，捧过瓦罐饮了一口，顿觉醇香无比，入口后像水银一般晃晃荡荡富有弹性，一种凝结历史般的厚重感，恰似伟男子充满阳刚之气的腱子，散发着强劲而又柔韧的力度。好酒！他屏住呼吸咕噜咕噜将一瓦罐老酒一饮而尽，顿觉五脏六腑的经脉被打通，指尖鼓动着嗖嗖的气流，皮肤徘徊着阵阵热浪，心胸冲撞着汪放的激情，顿时浑身舒坦而又惬意，忽然双足拔地而起，一股超然于世外的感觉油然而生，似作逍遥游，一如鲲鹏展翅九万里。

酒真是个好东西！他突发奇想，打破祖上不经商的记录，开创了酒作坊，专酿李字号即墨老酒。用上好的红高粱，优质的酒曲，酿成大坛大坛的酒，成了酒贩子们源源不断的货源。他的酒不仅时常溅湿了他的鞋，也理所当然润泽了他的喉头。李字号即墨老酒具有滋阴壮阳的功能，将这个七尺大汉滋养得雄气勃勃。

炎热的夏天是多梦的季节，晚上曾祖父朦朦胧胧似睡非睡，见一药师踏云而来，手持一株仙草，投在酒池中，他揉揉眼，药师早已化为一股轻烟腾空而去。他纳闷一会儿，自以为是一场云烟梦。翌日正午，他觉得浑身躁热，有一股火山即将爆发的内动力，鼓得他坐卧不宁，口干舌燥。他腰间扎着一条宽松的短裤衩，走到酒坊抓起葫芦瓢，舀满了盈盈的一瓢老

酒，咕咚咕咚一阵牛饮，哪知火上浇油，他本能地紧紧抱住一根顶梁柱，只觉身躯有一条潜龙往外窜，突然“唰”的一声，他在一阵梦幻般的境界中恍恍惚忽地醒来，一如大梦初醒，余醉未消的他走向前来，寻找令他欲死欲活的奇妙物质，然而早已与大地合二为一。这时他很诡秘地一笑，书生气尽无。天知地知这生命的源泉一点儿也不熊人。

酒池里的酒一如既往地装入坛中送上了集市，分流一个个男人的喉管，在他们的五脏六腑内燃烧着永不疲惫的激情。

“咚咚咚”，一大早有人敲门。曾祖父慌忙探出头来。这不是城东那个婚后十年一直没留下种的汉子吗？

“啥事？大清早的，鬼敲门哪！”曾祖父口气里有七分扫兴，三分轻蔑。

汉子双眼挤成一条缝，喜不自禁。他手里握住一对红鸡蛋站在门外面向内情不自禁地说道：“李老板，哎呀，你的酒确实好！我喝了就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了，我那媳妇，有了！两个月没见红，专要吃酸的，那病歪歪的模样，喜死我了。”他美滋滋地说着，接着又神秘地与曾祖父交头接耳：“西头的王麻子六年不育，如今他的媳妇也有了，还有南门的大张二十年……”

“哪的话，是大哥你们有能耐，本来就不是孬种！”曾祖父肯定着汉子男性的自尊。

汉子坚持说，“不，还是你的酒好，你是用什么做引子？”

曾祖父此时暗自寻思，终于恍然大悟，莫不是仙人暗中成全？他寻思着，冲到酒池边一看，酒早已卖个精光，只是亮闪闪地留在池底一点残酒，月芽儿似地勾人魂。他灵机一动，很虔诚地用酒曲将它吸附上来做为引子。从此李字号即墨老酒名

声大震，冲出了鲁国，不能说这名声没有借助历史的余威。

一年后曾祖父经人说合与一位秀脸白净的超级乳娘成了亲，并且很有学问地精耕细作，下了种。十月怀胎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带着神圣的血光冲出了生命之门，乐得曾祖父不知南北东西，常将儿子举上头顶让儿子的尿往脸上浇，浇得双颊红润亮泽，喜气洋洋。从此，他更是忙里忙外，一心要为儿子创下大业。为了儿子不磕着碰着，他请了朋友之妻梅子帮助媳妇照看儿子。

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梅子慢慢嗜酒成瘾，一喝就心花怒放飘飘欲仙，如坠五里云雾乱了芳心。

“老爷，今儿个又要出门？”梅子用一双病恹恹的丹凤眼痴望着疲于奔命的老爷。无奈老爷一直显得愚钝无比。

“忙乎着呢，生意越是看好。”曾祖父说着望一眼梅子身边媳妇嘿嘿地笑了一下，很自足，还有点腼腆和可爱的傻气。

梅子欲言又止，凤眼微敛，带着丝丝幽怨期期艾艾地目送老爷出门。今天她的眉毛描得似月牙儿一般，唇极红。

曾祖父今日出货极顺，他乐悠悠地走近房门，准备安抚一下冷落了一晌的娇妻。突然一种异样的声响，鬼鬼祟祟地从窗缝里挤出来，直叫他头皮发炸，轰地一声，周身布满了愤慨的鸡皮疙瘩。他一脚踹开门，一对阴阳肉体闪着白光像触了雷电似地蓦然松开，他怒不可遏地揪住床上的帮工，先是练了一阵拳脚，接着冲到酒坊寻来一条绳子。这时梅子早已吓得面如土色，和帮工急急忙忙胡乱穿着衣裤。这时曾祖父倏忽地又冲进房里，将帮工绑了个结结实实木桩似的，推出门外“嘎”地一声一脚踢弯了他的后膝处，让其“扑通”地一声跪下。梅子连忙出了房门跪在地上求饶。

曾祖父急火攻心，仇视着眼前的一男一女，心想，进你娘的，一个是有妇之夫，一个是有夫之妇，居然色胆包天，在主人的床上穷捣鼓，今个儿我非替朋友讨个公道不可。尽管梅子叩地求饶，他哪听得进去，取来马刀索性将池沿当磨刀石，泼着酒液将刀磨得霍霍作响，大有气贯长空之势。帮工早已被酒液沐浴出一种誓死如归的品格。梅子毕竟是水做的，她没了主意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筛糠般缩成一团。可一想能和一个男人双双对对地到阴朝地府，也算老天有眼不枉此行做一会鸳鸯梦。

“霍霍、霍霍……”磨刀声飘荡着肃杀之气。

刀很快被磨得雪亮，曾祖父很投入地用大拇指刮了一下，刀锋刀刃顿时响起了铮铮回音。

一场丧心病狂的血腥屠杀即将在酒池边悲壮地进行。正义与非正义溶为一体难解难分。

这时媳妇抱着儿子从外面回来，见状大惑不解地说：“这是咋了？孩子他爹！”曾祖父说：“你问问他们。”媳妇注视着梅子和帮工，梅子哇地哭了，说：“我喝多了，帮工也喝多了！”媳妇明白了什么说：“老爷，饶了他们，梅子还有一个孩子才刚走路不久，需要个妈呀！”

曾祖父说：“我饶了他们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床神也不愿意哩！哼，胆敢坏了我的风水！”

“哇——哇——哇……”婴儿震天撼地，贯耳而过，像一支利箭猛刺曾祖父的耳根，他双手颤抖，紧握马刀仰天长吼，撕肝裂肺地冲向酒坛，将这些盛满琼浆玉液的坛子一个个砍得稀里哗啦，那些被囚禁的酒兴灾乐祸的且很快活地哗啦哗啦泛滥着，挑衅地漫过他的脚踝，让他觉得羞辱而又无可奈何。

帮工和梅子被他的怪戾的举止惊呆了，跪在地上睁着惊诧的大眼不知所措。

“还不快滚，野种！”曾祖父嘶叫着，双目瞪圆。他忽地又极狂怒地将雪亮的马刀高高举起。

帮工和梅子如大梦初醒，慌忙起身。他们明白事不迟疑，否则老爷随着孩子啼哭声的停止，一念之差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将抡起大刀“咔嚓”一声一刀把他人头落地。他背着被反绑的双手，顾不得解开绳索，狼狈不堪踉踉跄跄落荒而逃。

曾祖父要的就是这种结果，一半恼怒，一半真真假假，既留下两条性命，又警示不规矩的效仿者。

夜，曾祖父凝望着天上的酒星，它曾是“五百年前是一家的”李白笔下那么潇洒和辉煌，享尽笔墨风流。如今在他心中扎眼而迷乱，像蛊惑人性的魑魅。他终于大悟，酒是色相的媒介，是乱性的祸根，决心金盆洗手远离酒气与酒仙绝情，再不误人。他到乡里置了几十亩地，平平淡淡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，从此与酒无缘。不知怎地，他再也没生出第二个孩子，接下去又是两代单传，直到思宏的爹这一辈，生殖上来了个突飞猛进的历史性进展，一溜溜地生下了四个带酒壶把的，乐得思宏的爷爷成天哼着悠扬的民间小调，直哼到天昏地暗，并破了祖上的酒戒，大摆宴席以谢天恩。

思宏排行老四，他的凡胎肉身，理所当然地延续着祖宗的血统。他读了三年私塾，乡里闹了几年灾荒，为了活命，土地一亩亩地贱卖了，房产大都一间间改了姓，一家才不致于横尸荒野，靠所剩无几的瘦地度日。强盛的家业，哗啦啦地败了下去，大有摧枯拉朽之势。

官宦、读书、商人、老酒、农民、玉米等等的遗传基因，养育

了思宏的性格。于是，思宏是思宏。

玉兰的出现是在思宏八岁的时候，在相亲之前却从未照过面，这在炎黄子孙看来就像高山流水一样自然。

玉兰和思宏是邻乡，她的姓氏很有寻根的特色，金色的金，名玉兰、充满了小家碧玉的气息。她娘生下三男二女，玉兰是家中排行最末的一个。玉兰说她爷爷从长白山下来到山东做珍奇药材的买卖，并在城边开了片药店。玉兰的奶奶时常给她娘抓药，治疗永远也没根治的哮喘顽疾。她一口一个大哥叫得这位青年人两腿酥软，双脚再也挪不动了，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子孙。玉兰属于第三代，三代之上的族谱始终是个未知的谜。

玉兰的脸像十五的月亮，一对胳膊和手厚实而滚圆，身材很符合思宏娘的审美要求，她掂量着玉兰能够保险为她李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，并能胜任相夫教子的重业。但玉兰决不是五大三粗，而是属于健美圆润的那一类。且乍一看低眉顺眼贤柔如水，其实玉兰属于刚柔相济的女性。思宏最喜欢她那一头绸缎似的黑发和一对细长入鬓的柳叶眉，再来就是她白胖胖的小手，直至今天，她操持了数十年家务，奇怪的是这一双细嫩的手从不长老茧，而且圆润依稀。

玉兰与思宏的婚姻纯属父母之命媒约之言，先结婚后恋爱，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他们的恩恩爱爱。鲁英曾优美地想象洞房花烛夜时，爸爸在勉强拉住妈妈白嫩的小手的刹那间，第一次动了深情，变勉强为刻意。爱情有时就是这样莫名其妙，无需来龙去脉。思宏在玉兰身上撒下温情不断的种子，在她心上生根发芽，以至长成以思宏的形象为依据的参天大树。

思宏七天后就归队了。玉兰就私下儿忙着活计哼着歌儿。